

# 哈尼语方言工具格标记的 多功能语义演化模式\*

## 经 典

**[提要]** 工具格标记的多功能性具有跨地域、跨语言的类型共性。哈尼语的多个方言中存在不同形式的工具格标记。文章在对哈尼语 10 个土语点的工具格及相关语义的标记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哈尼语工具格标记的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和语义演化路径，并认为，工具义是哈尼语诸多语义的原型范畴，其语义功能的扩展既体现了“工具-施事-从由”型藏缅语的语言共性又体现了方言分化中的个体差异。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和互动策略上的不同、语言内部要素的竞争是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哈尼语方言 工具格 语义地图

## 一 引 言

学习使用工具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工具范畴也是语言表达的基本范畴之一。尽管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工具格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通过跨语言考察后，工具格及其相同形式都呈现出与施事、伴随、并列、方式、原因、从由等多种语法范畴间的相关性。学界对此类现象也有诸多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Nilsen 1973; Lakoff & Johnson 1980; Heine et al. 1991; 张军 1992a, 1992b; Stassen 2000; 张赪 2002; 吴福祥 2003; Stolz et al. 2006; LaPolla 2004; 邓云华、石毓智 2006; 黄成龙 2010; 朱艳华 2010; 王跟国 2020; 吴福祥、金小栋 2021）。但从类型学角度看，由于不同语言或方言间工具格形式的多样性，使工具格的跨语言研究受到一定限制。而“语义地图模型”作为表征跨语言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关联模式差异与共性的分析工具，以语法领域“多功能语法形式（multifunctional grams）”为研究对象，为探寻不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哈尼语方言土语动植物名词地理分布集（20CYY031）”的资助。本文初稿曾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描写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年会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华南汉语方言研究学术研讨会”（广州 2021.10.23）上宣读，得到李云兵研究员、刘劲荣教授、李泽然教授、邵明园教授等的宝贵意见，戴庆厦教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了悉心指导，匿名外审专家提供了非常详尽而重要的修改建议，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疏漏概由笔者负责。本文所使用方言材料中，碧约话和切弟话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母语老师杨春光、白中祥给了很多支持与帮助；绿春哈尼话、玉溪窝尼话、墨江西摩洛话、墨江豪尼话、泰国阿卡语的材料取自参考语法或长篇语料标注文本，除工具格及相关标记以△标识外，其它标注遵照原文不作修改。澜沧梁子寨话的材料由母语人赵勇博士热心提供；此外，绿春大寨话母语人李泽然教授、勐宋话母语人杨云博士、垤玛话母语人李浩博士、阿卡话母语人土南博士在写作过程中都协助笔者完成了补充调查，特此感谢！

同语言间工具范畴的共性和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张敏 2010）。21 世纪以来，以 Haspelmath (2003) 的“工具及相关功能的语义地图”为开端，出现了一批与工具以及相关的语义角色为对象的语义地图研究成果 (Stassen 2000; Narrog & Ito 2007; 张敏 2010; 张定 2020; Narrog 2010; 潘秋平、张敏 2017)，围绕“工具”构建的普遍概念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语言的验证和发展。尤其是涉及汉语方言虚词的多功能用法的研究得到了较多关注(丁加勇、张敏 2015; 盛益民 2015; 陈振宁、陈振宇 2020)。但从国内的研究来看，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工具格及其相关功能的语义地图研究仍处于起步状态。除了闻静 (2018) 对浪速语工具格的语义功能空间分布作出了有益探索外，暂未见其他语言的研究个案。而作为一种格标记丰富的语言，近年来哈尼语格标记的语义功能日益受到关注，有关不同方言工具格标记的研究成果均体现了其语义的多功能性 (李泽然 2003, 2013; 李浩 2020:219; 杨艳 2021:279; 王草依 2023)，为语义地图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本文拟以哈尼语 10 个次方言的语言事实为依据，探讨工具义与其他多个语义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语法化的合理演进路径，并尝试呈现哈尼语工具格标记语义地图和演化规律。

## 二 哈尼语工具格标记多功能语义角色的界定及方言分布

哈尼语有碧卡、豪白、哈雅三大方言，各方言下分多种次方言和土语<sup>①</sup>。为了保证语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选用了 10 种已有较为系统的语言调查成果的分属不同方言的土语点，分别是：属于碧卡方言的碧约话、西摩洛话；属于豪白方言的豪尼话、窝尼话、垤玛话；属于哈雅方言哈尼次方言的绿春话，属于雅尼次方言的梁子寨话、勐宋话、泰国境内哈尼族使用的阿卡话以暂未定支系的切弟话。上述三大方言及土语间的内部差异较大，跨方言基本不能通话。即使同属于一个方言的两个土语间往往也有沟通的障碍，如碧约话和西摩洛话。这种方言土语间的差异正好为哈尼语语义地图模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

通过对不同方言土语与工具义相关的格标记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些土语都有且仅有一个后置词形式的工具格标记。尽管所涵盖的功能不尽相同，但这些工具格标记都表现出了意义和功能的多样性。通过跨方言的比较，我们认为，哈尼语工具格的标记涉及到的概念空间节点至少有 9 种<sup>②</sup>，分别是：工具、顺承、目的、施事、从由、原因、方式、地点、时间点。现参照 Fillmore (1968:24)、Blake (2004:154)、Heine & Kuteva (2002:180)、张定 (2020:157)、杨艳 (2021:279) 的有关论述，将这些功能进行简要界定并以泰国阿卡话语料举例。

---

<sup>①</sup> 次方言是针对一些方言分化比较复杂的语言所定义的介于方言和土语之间的概念，一般认为，集若干有共同特点和内在联系的方言小片即为次方言。哈尼语的分类中，由于哈雅方言的内部差异较大，所以下设哈尼次方言和雅尼次方言，其中每支次方言下又有多个土语，土语点多以“支系/地点+话”命名，如阿卡话、勐宋话都是属于雅尼次方言的土语。但由于碧卡方言和豪白方言内部差异较小，因此不做次方言划分，方言内部按使用支系的差异划分为不同的土语，多以“支系 + 话”称谓，如碧约支系使用的碧约话、西摩洛支系使用的西摩洛话等。

<sup>②</sup> 从语音形式来看，西摩洛话的  $x\sigma^{55}$  还有连接并列的名词性结构的功能（戴庆厦等 2009b:130）。但这一功能的产生究竟是工具格标记语法化的结果还是受到汉语并列助词“和”的影响，根据现有材料还难以定论。因此，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听取了外审专家的意见，暂不将“并列”这一节点纳入工具格标记的语义地图中。

## (一) 工具 (Instrumental)

其典型意义指由某一施事所控制，并实施某种活动或者带来某种状态变化的无生命实体。根据哈尼语的特点，这里的“工具义”还包括材料、手段。例如：

- (1)  $ka^{31}ts\underline{\varepsilon}^{33}ne^{33} la^{55}\underline{o}^{33} ts^{31}phy\underline{\eta}^{33}$ . 用钥匙开门。（戴庆厦 2009a:113）  
钥匙 △ 门 打开

## (二) 顺承 (Sequence)

指连接相互间在时间上有连续发生关系的动作。例如：

- (2)  $n\underline{o}^{55}um^{55}dzi^{55}\underline{o}^{55}ne^{33}i^{33}khv\underline{\eta}^{55}y\underline{o}^{31}i^{55} de^{31}$ . 你做完后回家吧！（戴庆厦 2009a:125）  
你 做 完 △ 家 回 去（语助）

## (三) 目的 (Purpose)

连接两个动词性的词或短语，后一动作是前一个动作的目标。例如：

- (3)  $n\underline{o}^{55}kho^{55}ma^{33}thu^{55} ne^{33}ga^{55} um^{55} i^{55}$ .  
你 赶紧 起来 △ 事 做 去  
你快起来去干活。（戴庆厦 2009a:103）

## (四) 施事 (Agent)

用来引介动词所表述的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或实施者。例如：

- (4)  $n\underline{o}^{33}ma^{31}a^{31}jo^{31}ne^{33} bji^{33}mjo^{31}me^{33}$ . (戴庆厦 2009a:119)  
你们 他 △ 让 骗 （语助）  
你们小心被他骗了。

## (五) 从由 (Ablative)

既包括指实体开始移动的空间位置，也包括标记事件发展的时间源头。例如：

- (5)  $tse^{55}ma^{33} \underline{v}\underline{\eta}^{55} ne^{33} la^{55} v^{33} lo^{33}$ . 从清迈来的汽车。（戴庆厦 2009a:140）  
清迈 (受助) △ 来 的 车  
(6)  $i^{31}\underline{njum}^{55}\underline{\eta}je^{33} ne^{33} sv\underline{\eta}^{31}bo^{31}jo^{33}mu^{31}pha^{31}\varepsilon^{55} gur^{33}$ . (戴庆厦 2009a:114)  
现在 △ 学习 好 好 地 读  
从现在起好好读书。

## (六) 时点 (Temporal)

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例如：

- (7)  $i^{31}\underline{njum}^{55} ne^{33} \underline{d}za^{31} \underline{dzi}^{55} ma^{33}$ . 马上吃完了。（戴庆厦 2009a:141）  
现在 △ 吃 完 （语助）

## (七) 方式 (Manner)

指完成某个动作的方式或伴随状态。例如：

- (8)  $lo^{33}dzi^{31}ne^{33}i^{55}v^{33}la^{31}, ga^{55}ma^{33}tshv\underline{\eta}^{33}tshv\underline{\eta}^{33}i^{55}v^{33}la^{31}?$  (戴庆厦 2009a:105)  
车 坐 △ 去 吗 路 走 走 去 吗  
坐车去还是走路去？

## (八) 地点 (Location)

表示获得信息或者发生事件的地点<sup>①</sup>。例如：

<sup>①</sup> 哈尼语另有“方所”标记。地点标记与方所标记的区别在于，“方所”标记更强调物体存在的位置，而“地点”标记强调的是信息获取或者事件发生的地点。

(9)  $xv^{33}ga^{55}ne^{33} \Delta ta^{33}sa^{55} ma^{31}ja^{33} \eta je^{31} \underline{xa}^{33}!$  (戴庆厦 2009a:181)  
 这里 △ 声音 不 得 说 大  
 在这里不得大声说话!

### (九) 原因 (Cause)

指引起某一动作发生的原因。例如：

(10)  $se^{33}da^{55}ma^{31}u^{55}mji^{55} ne^{33}, sv\eta^{31}\underline{bo}^{31}ma^{31}ja^{33} dz^{31}a^{33}.$  (戴庆厦 2009a:120)  
 钱 不 有 △ 书 不 得 学 (语助)  
 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上学。

以上述 9 个功能为考察对象，我们对 10 个土语的语料进行了穷尽式查找并对部分土语做了补充调查，最终得出哈尼语 10 个土语工具格标记多功能形式和语义功能统计表。见表 1。

表 1 哈尼语不同方言土语工具格标记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功能比较

土语点	语音形式	对象类			顺序类				范围类	
		工具	施事	方式	从由	顺承	原因	目的	地点	时点
梁子寨	$ne^{33}$	+	+	+	+	+	+	+	—	+
绿春	$ne^{33}$	+	+	+	+	+	+	—	+	+
阿卡	$ne^{33}$	+	+	+	+	+	+	+	+	+
切弟	$ne^{33}$	+	+	—	+	+	+	—	—	—
豪尼	$ne^{33}$	+	+	—	+	+	+	+	—	—
垤玛	$le^{33}$	+	+	+	+	—	+	—	+	—
勐宋	$ne^{33}$	+	—	—	+	+	+	—	+	+
西摩洛	$xo^{55}$	+	+	+	—	+	+	—	—	—
碧约	$\eta i^{33}$	+	+	—	+	—	—	—	—	—
窝尼	$le^{33}$	+	+	—	—	—	—	—	—	—

## 三 哈尼语工具格标记的语义地图及演化路径

### (一) 工具格标记的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

对于工具格标记的多项功能之间的演化关系以及它们在具体语言中的不同发展，可借助语言地图模型予以进一步呈现。语义地图模型分析步骤包括：确认概念空间点——构建概念空间——绘制语义地图——概括与分析（孙文访 2018）。结合上文对于哈尼语工具格标记多功能语义的归纳，我们得到了与工具义密切相关的 9 个概念节点，节点代表语义功能，这些语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建立节点间连线的基础。连线和功能节点共同形成了工具格标记的概念空间。概念空间代表人类交际所需要的概念知识的普遍结构。

根据语义地图理论，人类语言的结构所定义的范畴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映射到一个共同的概念空间（Croft 2003:139）。哈尼语不同土语的工具格标记发展虽然有较大差异，但仍会由同一个概念空间制约着语言语法形式可能的分布。

通过表 1 哈尼语 10 个土语的工具格标记多功能形式和语义功能统计表所体现的蕴含关

系，可得到哈尼语这9个节点以“工具”为核心的概念空间底图<sup>①</sup>。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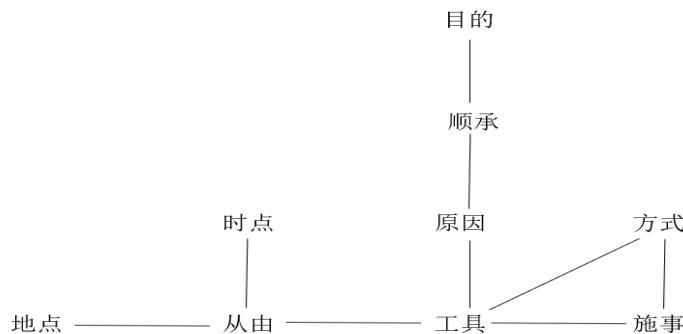


图1 哈尼语以“工具”为核心的概念空间（蕴含关系）

在这一概念空间的基础上，我们将对哈尼语10个土语点的工具格标记的意义和功能进行语义地图的绘制。常见的语义地图有传统几何语义地图、数学语义地图和三维立体语义地图几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本文对哈尼语工具格标记的调查仅涉及10个土语，因此，我们选择了较为直观的传统几何语义地图作为呈现方式，形成了如下以“工具”为核心的哈尼语工具格多功能语义地图<sup>②</sup>。

在这个概念空间中，不同哈尼语土语都能在这张底图上切割出不同范围的连续性区域，这种切割结果既验证了“语义地图连接性假说”(Croft 2001:96)，也彰显了哈尼语多个方言的工具格标记在语义功能扩展中的共性和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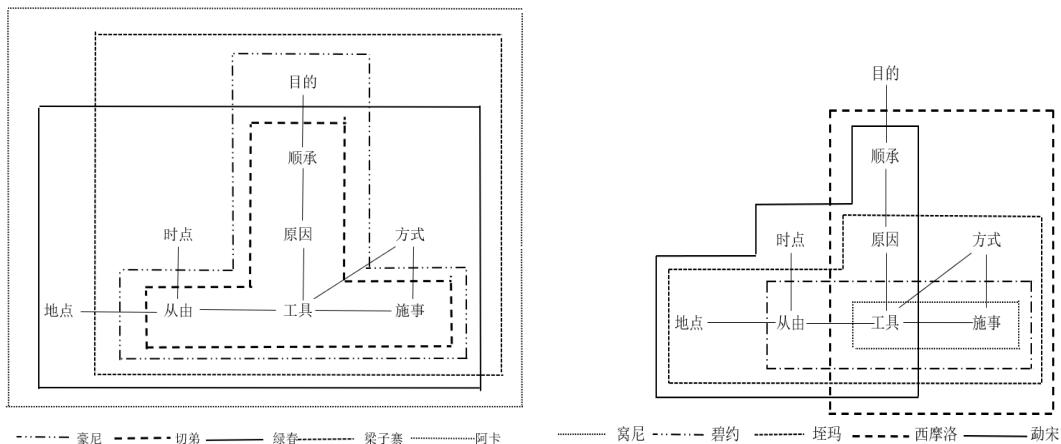


图2 豪尼等五种哈尼语土语工具格标记的语义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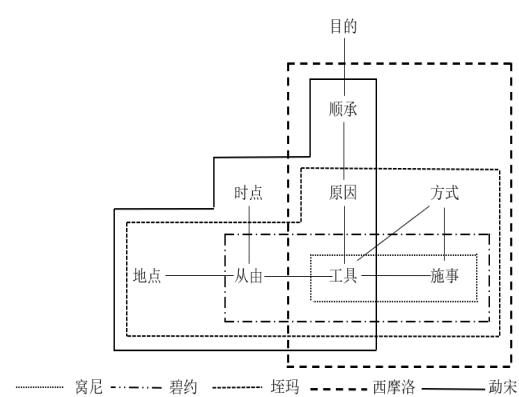


图3 窝尼等五种哈尼语土语工具格标记的语义地图

<sup>①</sup> 这一底图与 Haspelmath (2003:229) 的底图有差异，主要区别在于“从由”的位置。西摩洛话的从由标记 *fj*<sup>33</sup> 与工具格不同形，同时具有伴随标记功能，因此我们对从由标记的位置作了调整。

<sup>②</sup> 见图2和图3，考虑到10个土语绘制在同一个底图中难以辨识，因此使用2张底图绘制。

## (二) 哈尼语工具格标记多功能语义演变的几种路径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不仅能对共时蕴含共性作出描述和预测，而且还可以对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作出判断和预测（吴福祥、张定 2011）。概念空间的邻接性（contiguity）和语义地图的连续性（connectivity）实际上反映了语法化的渐变性，同时语法化的单向性在语义地图上通过将概念节点间的连线转换为有向箭头进行编码（Haspelmath 2003:233）。结合上述表 1 中多方言语义同形的频率和语义地图的分布可以看出，工具、从由、原因和顺承在概念空间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节点。这些节点在某一语言中如何发生进一步衍生，决定了该语言工具格标记的发展方向。将这些节点与其他节点间加上演变的方向，即完成了概念空间的动态化，表现历时演变的语法化路径。实现概念空间的动态化的主要方式有：基于历史文献的语义演变考证、基于语义关系的跨语言比较以及其时状态语法化程度的判断。由于哈尼语缺乏历史文献，对哈尼语工具格标记语义的演变方向主要依靠多方言的语义蕴含关系和语音关系来解读。在已有的语义地图基础上，我们推测了三类可能存在的演变路径，并尝试对其语法化的内部机制进行说明：

### 1. 路径类型一：工具 → 施事 → 方式

#### ① 工具和施事

事件的施事、受事、工具等范畴都是与谓词性行为产生直接关联的论元成分。在深层的语义关系中，相对于受事而言，施事和工具都是事件行为的参与者，这是论证施事和工具关系的核心思想（闻静 2018）。在我们对哈尼语 10 个土语点施事标记的考察中，有三点现象对判断施事和工具的演变关系有一定参考：一是哈尼语的施事标记主要出现于强调式施动句<sup>①</sup>，在语义上与典型的“施事”有差别。哈尼语被标记的施事成分可以是有生的，也可是无生的、引起受事状态发生变化的事物，参见例 (11) (12)，在无生论元后使用的功能非常接近工具语义；二是施事标记在哈尼语中不是强制性的，只有在必须区分施受关系或强调某一方时才会使用；三是并不是所有哈尼语方言的施事和工具都是同形的，如勐宋话的工具标记也是多功能的，但却没有施事功能。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哈尼语施事标记来源于工具标记。

(11) mi<sup>31</sup>s<sup>31</sup> n<sup>i</sup><sup>33</sup> mi<sup>31</sup>t<sup>31</sup> th<sup>31</sup>. 用松明子点火。(碧约话，经典 2015:166)

松明子 △ 火 点

(12) p<sup>31</sup>li<sup>31</sup>ja<sup>55</sup> n<sup>i</sup><sup>33</sup> tu<sup>31</sup> pe<sup>31</sup>ju<sup>33</sup>. 玻璃是我打碎的。(碧约话，经典 2015:366)

玻璃 我 △ 打 破(语)

(13) ja<sup>35</sup>tsu<sup>55</sup> ji<sup>55</sup>k<sup>33</sup>po<sup>33</sup> n<sup>i</sup><sup>33</sup>ja<sup>33</sup> ph<sup>33</sup>phi<sup>31</sup>la<sup>31</sup> pa<sup>53</sup>. (碧约话，经典 2015:170)

我(受) 门槛 △ 绊倒 (貌)(人)(体)

我被门槛绊倒了。

#### ② 工具与方式

在世界语言中，工具格>方式是一种常见的语法化方向。德语 mit 既置于表工具的名词前，如“她用 (mit) 她的伞打他”，也表示动作，如“她故意打 (mit) 他”；巴斯克语 (Basque)、埃维语 (Ewe)、藏语等也有同样的现象 (Heine & Kuteva 2002:180)。促使从工具标记到方式标记转变的机制往往是隐喻。“隐喻”指不同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投射，即“源域”内的一个

<sup>①</sup> 戴庆厦、李洁 (2005) 指出，强调式施动句是一种表达施受关系的句型，其语法手段是在施动者后加施动助词，构成“受动者 + 施动者 + 谓语”的句式。哈尼语施事标记的句法分布在李泽然 (2013)、李浩 (2020)、杨云 (2019) 等文章中都有例证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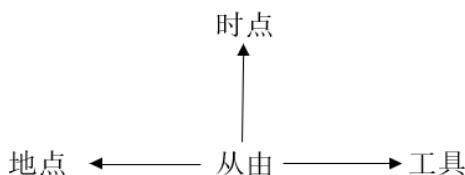
相对具体的概念投射到“目标域”内的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郭锐 2012:153）。本文所考察的哈尼语方言中的 5 个土语点都出现了方式标记和工具格标记同源的现象。以例 (14) 为例，在原文语料中，*le<sup>33</sup>*被作者（母语人）标注为“用”，即用渡船作为过河工具，但此句也可以重新分析为“以搭乘船的方式过河”，这就为 *le<sup>33</sup>* 进一步向方式状语标记发展铺就了桥梁语境，在例 (14) 中，*le<sup>33</sup>* 已经完全承担了方式状语标记的功能。

- (14) a<sup>33</sup>ty<sup>33</sup>tchi<sup>31</sup>pha<sup>55</sup>lo<sup>55</sup>pa<sup>31</sup>ma<sup>55</sup> ho<sup>31</sup> le<sup>33</sup> hv<sup>33</sup>ky<sup>31</sup>le<sup>33</sup>. (垤玛话, 李浩 2020:126)  
我们 河 (定指) 船 △/用 划 过 去  
我们渡船过河。

- (15) ho<sup>31</sup>no<sup>31</sup>hi<sup>55</sup>xa<sup>55</sup>so<sup>55</sup>xy<sup>31</sup> le<sup>33</sup> tco<sup>33</sup>num<sup>55</sup> za<sup>33</sup>. (垤玛话, 李浩 2020:192)  
糯米 这些 香味<sup>①</sup> △/地 很 发出 (语助)  
这些浓浓地发出香味的糯米。

从表 1 的功能统计表看，工具、施事和方式之间存在蕴含关系，施事和工具的同形率相比，二者与方式同形率更高。因此三者之间的演变路径很可能为：工具>施事>方式。

## 2. 路径类型二：



### ① 工具与从由

工具和从由的融合性具有显著的跨语言共性。两者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 Blake (2004:174) 认为，它们很难从历时角度证明前后发展的关系。根据罗仁地 (LaPolla 1995) 对 145 种藏缅语格标记的考察，其中 45 种语言的工具格和从由格 (ablative) 同形，由此推衍出一类“施事—工具—从由”的同构 (isomorphism)。Rhee (2007) 也指出，工具和从由在认知空间中有一定的重合度。这种跨语言的共性在哈尼语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本文所考察的 10 个土语中，有 8 个土语是“工具—从由”型语言，两者体现了强烈的语义关联：除了明确表达源头和明确指明工具外，在语义中间地带尤其论元涉及某种材料的语境中，工具和从由标记在实际使用中是合二为一的。以例 (16) “豆腐是由毛豆磨出来的”为例，标注中使用了“用”，但汉语翻译中使用了“由”，正说明了工具和从由在母语认知中的融合<sup>②</sup>。

在工具和从由之间的衍生关系这一问题中，既有多借鉴 Heine et al. (1991:159) 等的观点，认为在演变序列中，空间范畴是最基本的范畴，其他范畴都是空间范畴的引申。根据这一判定，表“处所”或“来源”的功能往往处于语法化的起始位置。LaPolla (1995) 的调查也证实，在施事、工具、从由三者都使用同种形式的语言中，演变斜坡为“从由>工具>施事”。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所考察的 10 种土语中，有两种次方言的工具格与从由标记不同形，考虑是演变后期的功能分化。

<sup>①</sup> 这里的 so<sup>55</sup>xy<sup>31</sup>“香味”实际义是“香香”，与状语标记 *le<sup>33</sup>* 连用时，意为“香香地（指香味浓烈地）”。这句话可直译为“这些糯米香味浓烈地发出（味道）”。

<sup>②</sup> 这种现象被有的学者描述为“夺格>材料标记”(Heine & Kuteva 2002:32)。

(16)  $t\gamma^{31}ho^{33}xa^{55}$     num<sup>33</sup>s $\gamma^{31}le^{33}$     ki<sup>33</sup>to<sup>33</sup>y<sup>33</sup>. (垤玛话, 李浩 2020:107)  
豆腐(定指)    毛豆    △/用    磨出(语助)  
豆腐是由毛豆磨出来的。

(17)  $xa^{31}pha^{55}le^{33}$     a<sup>55</sup>x $\gamma^{31}$  ky<sup>31</sup> to<sup>33</sup>. (垤玛话, 李浩 2020:107)  
布    △/用    衣服    缝制出  
衣服是由布织出来的。

## ② 从由和地点、时点

本文从由格既包括指实体开始移动的空间位置, 也包括标记事件发展的时间源头。在本文所考察的 10 个土语中, 这两种语义概念都使用了同一形式, 因此合并处理。但在语义衍生过程中, 这一标记所隐含的“地点”和“时间”义成为了表达“事件发生处所”和“事件发生时间点”的语义来源。

从由和地点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语义相关性, 事件发生的地点往往就是动作起始地。藏缅语中, 不乏方位格与从由格同形的语言, 如彝语、波拉语、纳西语等(王跟国 2020)。虽然哈尼语普遍具有独立的方位格标记, 但哈尼语部分土语的从由格也发展出了表达事件地点的功能。例如:

(18)  $d\gamma^{55}ha^{33}$     ne<sup>33</sup> la<sup>55</sup>.    从绿春来。(绿春话, 李泽然 2013:119)  
绿春    △ 来

(19)  $la^{31}x\emptyset^{55}$     ne<sup>33</sup> g $\emptyset^{31}$ .    在家里哭。(绿春话, 李泽然 2013:119)  
家    △ 哭

例 (19) 没有使用绿春话原有的方位标记, 却使用了 ne<sup>33</sup>, 看似不合理, 但在地域相近的其他方言中, 我们找到了这一演化过程的线索。例 (20) 是一个“从由”转向“地点”的桥梁语境, 这句话既可以被理解为“从街上”把鸡仔买回来, 强调源头; 也可以理解为“在街上”买着了鸡仔, 强调地点, 母语人在翻译时选择了前者。但在例 (21) 中, 从由标记 le<sup>33</sup> 仅能指相遇的“地点”, 从而完成了从“从由”向“地点”的重新分析。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另外两种哈尼语方言中, 可见这是一种具有共性的演化路径。

(20)  $\eta a^{55}ke^{33}ts\gamma^{31}a^{33}$     le<sup>33</sup> ha<sup>33</sup>za<sup>31</sup> w<sup>55</sup>y $\alpha^{33}$  ya<sup>55</sup>. (垤玛话, 李浩 2020:179)  
我    街上(方)    △ 鸡崽    买(貌)(语助)  
我从街上买着鸡崽了。

(21)  $\eta a^{55}$     py<sup>31</sup>ki<sup>33</sup>a<sup>31</sup>    le<sup>33</sup> a<sup>31</sup>zo<sup>31</sup>zy<sup>55</sup>    tsh $\gamma^{31}$ phu<sup>31</sup>ya<sup>55</sup>. (垤玛话, 李浩 2020:144)  
我    北京(方)    △ 他(宾助)    碰到(已行体)  
我在北京碰到了他。

由于在哈尼语方言分化之后才有了“钟表时间”的出现, 因此不同方言或土语在结构表达上存在差异。有的土语不使用助词, 如碧约话、切弟话; 有的土语借用表处所的标记, 如窝尼话、阿卡话; 但更多土语如绿春话、梁子寨话、勐宋话、奕车话<sup>①</sup>中, 都是由从由格延伸出表示时点的功能, 可见“从由>时点”是跨方言复现的语义演变模式。

<sup>①</sup> 奕车话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红河县大羊街乡, 属于哈雅方言, 因为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语法调查, 材料未纳入本文考察范围。但根据现有的调查, 可以确定其时点标记与从由标记同形。豪白方言中豪尼话中也会出现使用从由标记表达时点的用法, 但并不稳定。

### 3. 路径类型三：

工具 —————→ 原因 —————→ 顺承 —————→ 目的

#### ① 工具与原因

“工具”义常常使用于表达“用某种工具引起某种变化”的语义环境中，进而通过“转喻”的机制将工具和原因义相连接。以例(22)为例，“门槛”虽然是绊倒我的“工具”，但显然也是“我被绊倒”的直接原因。在部分哈尼语土语中，这种隐含“原因”义的标记进一步发展出了连接因果关系小句的功能，如例(23)：

(22)  $\eta a^{35} \psi^{55} x a^{31} m o^{33} n e^{33} t h e^{33} t h o^{31} t s \psi^{31} k a^{33}$ . (切弟话，笔者调查)

我 门槛 个 △ 绊 着 倒 (语助)

我被门槛绊倒了。

(23)  $u^{31} s \theta^{33} w^{55} \eta \varepsilon^{55} d \sigma^{55} n e^{33}, \eta u \eta^{31} y u \eta^{55} u^{31} m a^{33} m a^{31} s a^{55} n a^{33}$ . (切弟话，笔者调查)

刚才 水 凉 喝 △ 现在 肚子 不 舒服 (语助)

刚才喝了凉水，现在肚子不舒服。

#### ② 原因与顺承、目的

原因与顺承的关系隐藏于“推论”这一认知动因中。说话人根据会话原则、情理、合理化等诱导听话人做出推论，从而得到超出话语形式的意思，其中“溯因推论(abduction)”是一种基于常识和情理所作的概率性的推理，其大前提往往是一种常识或情理，结论也只是一种概率较高的推断(郭锐 2012:154)。在例(24)中，“下了大雨”和“发洪水”两个事件间有直接的顺承关系，因此  $n e^{55}$  在原文中被标注为“连词”，但从语义上看，“下大雨”正是“发洪水”的原因，原因与顺承之间的语义关系可见一斑。

(24)  $u^{31} z \varepsilon^{55} m a^{33} z \varepsilon^{55} n e^{55} l o^{31} b a^{31} \chi \eta^{55} w^{55} d \varphi^{31} d \varphi^{31} l a^{55} y y^{31}$ . (勐宋话，杨云 2019:128)

雨 大 下 △ 河(助) 洪水 发 来(助)

下了大雨，河里发洪水了。

原因和目的在人类认知中的关系显而易见。本次考察的10种土语中，有3个土语的原因标记与目的标记同形。而在另外几种土语中表目的标记如豪尼话的  $m o^{53} n e^{33}$ 、西摩洛话的  $t i^{33} x o^{55}$ 、勐宋话的  $b a^{55} l a^{55} n e^{33}$  均为“增音音节+原因标记”的结构，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原因和目的间的演化关系。

#### ③ 顺承与目的

顺承是哈尼语工具格标记的重要概念节点，各个方言在强调动作的顺承关系时都强制使用顺承标记。同时，顺承也具有较强的语义延展性。这可能与东亚分析性语言发达的连动结构有关。分析性语言的连动结构包含着多种语义关系，其中，并列和主从是两个主要的扩展方向(刘丹青 2015)，这为顺承关系中发展出目的功能创造了句法环境。以哈尼语梁子寨话为例，例(25)中， $n e^{33}$  用于两个动作的连接，但在例(26)的语境中扩展出了目的义：

(25)  $\eta a^{55} d \sigma^{55} s a^{31/13} n e^{33} i^{55} l e^{33}$ . 我喝完酒(再)去。(梁子寨话，赵勇提供)

我 喝 好 △ 去(语助)

(26)  $\eta a^{55} l e^{31} k \omega^{33/35} l e^{33/35} n e^{33} d \varphi^{55} b a^{31} y u^{55} l i^{55} l e^{33}$ . (梁子寨话，赵勇提供)

我 街 去 △ 酒 买 去(语助)

我上街买酒去。

综上，在已有的语义地图的基础上，加上节点与其他节点间演变的方向，即获得了哈尼语工具格标记的语义功能扩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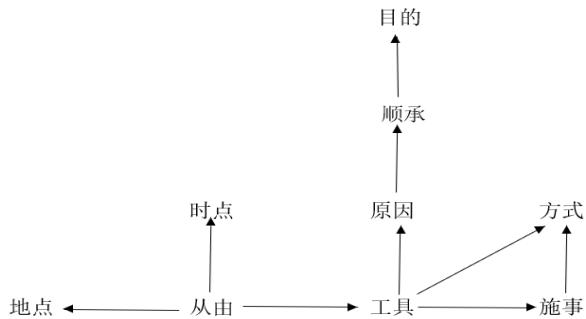


图 4 哈尼语工具格标记的语义功能扩展路径

四 余 论

对于格助词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词源问题。藏缅语不同语言之间，即便是同一语言的方言土语之间，“结构助词”或格标记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有的可能有同源关系，而有的则来源不同（杨将领 2016:81）。从表 1 的语音形式看，除了西摩洛话的  $xɔ$ <sup>55</sup> 外，哈尼语各方言工具格标记都具有显著的同源性，其原始形式可能为  $ne/nɛ$ 。在哈尼语产生方言分化之后，这一标记形式的语义功能各自发展。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本文的论证来看，原始哈尼语工具格核心关系中语义原型范畴很可能是工具、施事和从由，但在是否选择继承和发展这些语义功能时，各个方言之间表现出渐进性和差异性。总体来看，大致遵循上文所提到的三条路径。这种方言间演变的共性和差异，正体现了语言有序而异质的特点。

那是什么决定了哈尼语不同土语对于格助词发展路径的选择呢？通常来说，是语言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的调查发现，哈尼语格助词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较小，语言的内部动因是决定工具格发展的主要力量，体现在语言本体和语言使用者两个方面。语言本体因素包括语法系统中相似要素之间的竞争、语言所属的语言类型和语法系统的特点、实词的语法位置等等。例如，“工具”和“伴随”作为旁格（oblique）标记的语义核心，共同具有演化功能的相似成分，几乎所有的旁格功能都由这两者或其一衍生出（张定 2020:156）。在对哈尼语多种土语“工具”和“伴随”标记的功能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到，“工具”和“伴随”产生了语义扩展竞争：绿春话、切弟话、豪尼话的工具格功能较为突出，伴随标记是在工具标记的基础上双音节化而产生的，如 *khe<sup>33</sup>ne<sup>33</sup>*（切弟、豪尼）、*zo<sup>55</sup>ne<sup>33</sup>*（绿春），这些双音节的伴随标记在交际中往往可以省略；而垤玛、碧约、窝尼等土语，则有独立的、固化的伴随标记，并且功能丰富，如碧约的 *xi<sup>33</sup>* 同时具有顺承、目的、原因、并列功能，恰与表 1 中工具格 *ni<sup>33</sup>* 的空缺功能互补。

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语言演变（包括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一定跟语言使用和信息交流中言谈双方的策略互动和认知操作有关（吴福祥 2021）。首先，从策略互动的角度，我们观察到，部分标记的隐现取决于使用者的语用目的。如  $a^{31}jɔ^{31}n{y}^{33}ma^{33}phe^{55}ŋy^{55}ŋa^{31}$ （他哭了），勐海阿卡话在  $n{y}^{33}ma^{33}phe^{55}$  “生气”后不习惯使用标记，但是勐腊阿卡话则使用  $ne^{33}$

标记,用以强调“哭”的原因和被动性,符合策略互动中的“诱使性推理”(invited inferencing)原则<sup>①</sup>。其次,从认知操作的角度观察语言的发展,“时点”功能是一个有趣的例子。钟表时间是近几十年来才进入哈尼人的日常生活的。从调查看,不同的哈尼语土语对于这一新的表达需求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有的方言借用了方位格标记作为表达时点的标记,参见例(27);也有的方言选择了从由标记,参见例(28)。标记选择的不同反映了使用者对时间范畴的认知差异。使用方位格标记的人,倾向于将比较抽象的时间概念物化为具体的地点,这也是世界语言中常见的方式;而使用从由标记的人,则倾向于将某一动作的发生时间看作某种状态的开始。如例“六点吃饭”也可以理解为“从六点开始吃饭”。

- (27)  $\text{yø}^{31}\text{la}^{31}\text{yŋ}^{55}$      $\text{bɔ}^{31}\text{dza}^{31}$ .    九点开会。(阿卡话, 戴庆厦 2009a:112)  
 九点 (方位) 开会
- (28)  $\text{lu}^{31}\text{ti}^{55}$   $\text{ne}^{33}$   $\text{xɔ}^{31}$   $\text{dza}^{31}\text{lo}^{31}$ .    六点吃饭。(梁子寨话, 赵勇提供)  
 六点 △ 饭 吃 (助)

通常认为,语言的格标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形式集合。这种形式集合的成员数量一般不超过十几个。格范畴的丰富性和格标记数量的有限性使某些标记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多种语义功能。在这种多功能演化的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处理策略的共性的一面,那就是借用具体的概念表达比较抽象的功能。比如利用工具的意义表达施受关系、因果关系等概念,利用从由义表达时间、空间关系等;但在不同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处理策略上的选择性差异,语言内部因素的竞争性演变和语言使用者的主观因素等是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随着意义和表达的进一步精细化,同音词太多必然无法承担这种表达上的需要。多功能格标记往往会发生功能分裂,在此过程中借入或产生新的标记或语法手段,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 参考文献:

- 白碧波、许鲜明、邵丹. 2016.《哈尼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振宁、陈振宇. 2020.《基于语义地图的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类型比较》,《常熟理工学院学报》第6期.
- 戴庆厦主编. 2009a.《泰国阿卡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戴庆厦等. 2009b.《西摩洛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李洁. 2005.《藏缅语的强调式施动句——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语言研究》第3期.
- 邓云华、石毓智. 2006.《工具格的概念结构及其功能扩展》,《外语研究》第4期.
- 丁加勇、张敏. 2015.《从湘方言动词句式看双及物结构语义地图》,载李小凡、张敏、郭锐等编《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第234-2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锐. 2012.《共时语义演变和多义虚词的语义关联》,《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
- 黄成龙. 2010.《羌语的施事者及其相关标记》,《语言暨语言学》第11卷第2期.
- 经典. 2015.《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浩. 2020.《垤玛哈尼语动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泽然. 2003.《哈尼语的  $\text{ne}^{33}$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sup>①</sup> 感谢西双版纳勐腊阿卡语母语人车恩、勐海阿卡语母语人沙丽娜提供的语料。

- 李泽然. 2013. 《哈尼语的强调式施动句》,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4 期.
- 刘丹青. 2015. 《汉语及亲邻语言连动式的句法地位和显赫度》, 《民族语文》第 3 期.
- 潘秋平、张 敏. 2017. 《语义地图模型与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 《当代语言学》, 第 4 期.
- 盛益民. 2015. 《语义地图的不连续和历史演变——以绍兴柯桥话虚词“作”“拨”为例》, 载李小凡、张 敏、郭 锐等编《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第 333-349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孙文访. 2018. 《“有 (have)” 的概念空间及语义图》, 《中国语文》第 1 期.
- 王草依. 2023. 《乌龙哈尼语的格系统及其标记》, 《贺州学院学报》第 2 期.
- 王跟国. 2020. 《藏缅语族语言格助词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闻 静. 2018. 《浪速语工具格助词的多功能性及语法化路径》, 《民族语文》第 3 期.
- 吴福祥. 2003.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 SVO 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 《中国语文》第 1 期.
- 吴福祥、张 定. 2011. 《语义图模型: 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 《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 吴福祥、金小栋. 2021. 《甘青方言若干附置词“伴随-工具-方所”多功能模式的来源》, 《中国语文》第 3 期.
- 杨将领. 2015. 《独龙语的施事和工具格标记》, 《民族语文》第 1 期.
- 杨将领. 2016. 《独龙语的向格标记-le<sup>31</sup>》, 《民族语文》第 5 期.
- 杨 艳. 2021. 《哈尼语窝尼话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 云. 2019. 《西双版纳哈尼语勐宋话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 猋. 2002.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张 定. 2020. 《汉语多功能语言形式的语义图视角》, 北京: 商务出版社.
- 张 军. 1992a. 《藏缅语表限定、工具、处所、从由和比较的结构助词 (上)》, 《海南师范学报》第 2 期.
- 张 军. 1992b. 《藏缅语表限定、工具、处所、从由和比较的结构助词 (下)》, 《海南师范学报》第 3 期.
- 张 敏. 2010. 《“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 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二辑) 第 3-63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 鑫. 2014. 《墨江豪尼哈尼语参考语法》,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朱艳华. 2010. 《藏缅语工具格的类型及源流》, 《民族语文》第 1 期.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harles.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 Bach & R.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pp. 1-88.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ichael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pp. 211-243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Cognitive Science*. 4(2): 195-208.

- LaPolla, Randy J. 1995.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66(4): 1149-1185.
- LaPolla, Randy J. 2004.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In Ying-ch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 Dah-an Ho (eds),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70th Birthday*, pp. 43-7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Narrog, Heiko. 2010. A diachronic dimension in maps of case functions. *Linguistic Discovery*, 8(1): 1-24.
- Narrog, Heiko, & Shinya Ito. 2007. Re-constructing semantic maps: the comitative-instrumental area.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60(4): 273-292.
- Nilsen, Don L.F. 1973. *The Instrumental Case in English: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ideration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Rhee, Seongha. 2007. On interrelation of instrumental and ablative.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14(3): 131-153.
- Stassen, Leon. 2000. And-languages and with-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4(1): 1-54.
- Stolz, Thomas, Stroh, Cornelia, & Urdze, Aina. 2006. *On Comitatives and Related Categories: A Typological Study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ultifunctional Patterns of Instrumental Case Markers in Dialects of Hani

JING Dian

**[Abstract]** Multifunctionality of instrumental case markers is a universal from cross-regional and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There are variant forms of instrumental markers in many Hani sub-dialect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these markers and related semantic markers in ten Hani sub-dialects, we use the semantic map to display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multifunctional forms of Hani instrumental marker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nstrumental meaning is the prototypical function of these multifunctional instrumental markers. The extension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instrumental case markers reflects not only the isomorphism of the “Instrumental-Agent-Ablative” type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but also the particularities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of dialect divergence. The differentiations can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language users’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nd interactive strategie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in between the internal linguistic factors.

**[Keywords]** Hani dialects   instrumental case   semantic map

(通信地址: 510665 广州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